

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

王守仁 编选

阿霞

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

〔俄罗斯〕屠格涅夫 著 安静 臧乐安 译



Ivan Sergeevich Turgenev

 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

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

王守仁 编选

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

阿 霞

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

〔俄罗斯〕屠格涅夫 著 姜静 臧乐安 译

 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阿霞: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 / (俄罗斯)屠格涅夫著;
安静,臧乐安译. -- 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16.6
(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/ 柳鸣九主编)
ISBN 978-7-5392-8752-2

I. ①阿… II. ①屠… ②安… ③臧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2539 号

阿霞: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

A XIA: TUGENIEFU ZHONGPIAN XIAOSHUOXUAN
[俄罗斯]屠格涅夫/著 安静,臧乐安/译 柳鸣九/主编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690 毫米×96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字数 209 千字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8752-2

定价: 37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6-262

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•

目 录

世铸 译

阿霞.....	1
初恋.....	57
春水.....	133

阿 霞

安静 译

1

我那时候大约是二十五岁——恩·恩开始说——您看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刚刚挣脱束缚，就到国外去了。不是为了像当时所说的，去“完成我的学业”，只不过是想去见见世面。我那时候健康，年轻，快活，钱我也有，还没有什么牵挂——我过得无忧无虑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一句话，活得很潇洒。我那时候从没有想过，人不是植物，他不能长久地繁荣。青年人吃着金黄色的蜜糖饼，还以为，这就是他的糊口之粮；可有朝一日——你会去乞求一小块面包。但没有必要谈论这些。

我没有任何目的、没有计划地旅行。我喜欢哪里，就在哪里停下。一旦觉得想看新的面孔了——正是面孔，我就立刻出发，再往前走。我感兴趣的只是人；我厌烦那些引人入胜的文物、非凡的收藏品，向导仆役的一副样子就会勾起我烦恼和愤恨的感觉。在德累斯顿的“绿色拱廊”^①里我差点没发疯。大自然对我有特别的影响，但我不喜欢它所谓的美，它不同寻常的峻岭、悬崖、

① 德累斯顿皇家城堡内的珍宝馆。

瀑布；我不喜欢它强加于我，妨碍我。然而，面孔，活生生的，人的面孔——人们的话语，他们的动作，笑声——我没有这些不行。在人群中我总是感到特别轻松愉快；别人往哪里去，我也高兴地往哪里去，别人喊叫的时候，我也喊叫。同时，我喜欢看这些别人是怎么喊叫的。观察人使我很开心……可我甚至没有观察他们——我是怀着某种愉快的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仔细地看他们。但我又扯到一边去了。

这样，大约二十年前，我住在德国一个名叫兹的小城里，它位于莱茵河的左岸。我正在寻求孤独，因为我的心刚被一位在温泉认识的年轻寡妇刺伤了。她长得非常漂亮，聪明，向所有的人——也向我这个罪人——卖弄风情，起初她甚至还夸奖我，后来却残酷地刺伤了我，把我抛弃，去跟了一个巴伐利亚的脸颊红润的中尉。说实话，我心灵的创伤并不太深；但我认为有必要沉湎于忧伤和孤独一段时间——年轻人有什么不可以开心的！——于是，我就在兹城住下了。

我喜欢这座小城。它坐落在两座高高的山岗脚下，有破旧的城墙和塔楼，有古老的椴树，在流入莱茵河的一条清澈的小河上架着一座斜度很大的桥——而主要的是这里有上好的葡萄酒。傍晚，太阳刚刚落山（那是在六月里），美丽的淡黄头发的德国少女就在小城狭窄的街道上散步，遇上外国人时，用悦耳的声音说一句：“Guten Abend！”^①——甚至当月亮从古老房屋的尖顶后面爬上来，路面上的小石子在宁静的月光下清晰可见时，其中一些人也没有离去。我喜欢这个时候在城里溜达；月亮似乎是从

① 德语：晚安！

明净的天空俯视着它；而城市感觉到了这种目光，敏感而又安详地立着，整个沉浸在月光里，这种宁静的同时又是微微激动心灵的月光里。一只雄鸡定风针在哥特式钟楼上闪着淡淡的金光；同样的金光也闪烁在小河黑亮的水面上。细细的蜡烛（德国人真节俭！）在石板屋顶下窄小的窗户里微微发光；葡萄藤神秘莫测地从石头围墙后面伸出它弯曲的枝蔓来；在三角广场上有东西从古井旁的阴影中跑了过去，突然响起了巡夜人无精打采的哨声，一条温和的狗低声地吠叫着，而空气如此亲热地扑面而来，椴树散发出如此甜蜜的芳香，胸膛不由自主地越来越深地呼吸，“格蕾琴”^①这个名字——说不上是感叹，还是疑问——就不禁要脱口而出了。

兹城位于离莱茵河两俄里的地方。我常常去看这条雄伟的河，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白蜡树下的石头长凳上，并不是没有一点勉强地想着那阴险的寡妇。一尊圣母小雕像，她的面孔有如孩子一般，胸上的一颗红心被宝剑刺穿，忧郁地透过树枝向外张望。对岸是一座名叫勒的小城，它比我住的这个小城稍微大一点。有一天傍晚，我坐在我喜欢的长凳上，一会儿看看河，一会儿看看天，一会儿看看葡萄园。在我面前有一条拖到岸上的小船，涂着树脂的船底朝上翻着，几个浅色头发的男孩从船的两侧在往上爬。河面上几只小船张着松弛的风帆慢慢地驶着，微带绿色的波浪从旁边滑过，轻轻荡漾，汨汨作响。突然我耳边传来了音乐的声音，我倾听着。勒城那边在演奏华尔兹舞曲：低音提琴断断续续发出低沉的声音；小提琴不清晰地变换着音调；长笛

① 德国作家歌德的名著《浮士德》中的女主人公。

吹得十分欢快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问一位向我走近的老人。他穿着波里斯绒西装背心、蓝色的长筒袜和带环扣的矮靰皮鞋。

“这是，”他回答我说，先把他的烟斗从嘴的一角挪到另一角，“大学生从勃地来举行酒宴。”

“我得去看看这大学生的酒宴，”我想，“何况我还没去过勒城呢。”我找到摆渡工，就出发到对岸去了。

2

也许，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大学生酒宴。这是一种特别的、隆重的酒宴，来参加的是一个州或一个同乡会（*Landsmannschaft*^①）的大学生。参加酒宴的人几乎都穿着早先的德国大学生制服：匈牙利骠骑兵式的上衣，大皮靴，有特定颜色帽圈的小帽。大学生通常是午饭前集合起来，在一位先生，也就是班长的主持下进行欢宴，通宵达旦，喝酒，唱歌，唱 *Landesvater*^②、*Gaudeamus*^③，抽烟，咒骂庸俗的人；有时他们还雇用乐队。

勒城举行的完全就是这种酒宴。酒宴在一家挂着“太阳”招牌的小旅馆前，在临街的花园里举行，旅馆的屋顶上和花园上空飘扬着旗子；大学生们坐在修剪整齐的椴树下一张张桌子旁边，一条大叭喇狗躺在一张桌子底下，在旁边一个爬满常春藤的小亭子里，乐师们在起劲地弹奏，不时用啤酒给自己提神。在街上，

① 德语：同乡会。

② 德语：《臣民之父》，一首古老的德国歌曲。

③ 拉丁语：《让我们快乐吧》，一首古老的拉丁语大学生歌曲。

在低矮的花园栅栏前，聚集着很多人：勒城善良的市民不愿意错过看看外地来客的机会。我也掺和到观众人群中去了。我很快活地看着大学生们的面孔。他们的拥抱、赞叹声、年轻人这种天真的卖弄风情、炽热的目光、无缘无故的笑声——世上最美好的笑声——这一切都是精力充沛的年轻生命欢乐的沸腾。这种向前的冲动——不管往哪里，只要向前——这种发自内心的自由奔放感动着并引逗着我。“到不到他们那儿去呢？”我问自己……

“阿霞，你看够了吗？”突然我身后有一个男声用俄语说。

“再等等。”一个女声同样用俄语回答。

我迅速地回过头来……我的视线落在一位戴着制帽，穿着宽松上衣的漂亮年轻人身上。他挽着一位姑娘的胳膊。她个儿不高，头戴草帽，帽子遮住了她整个上半部脸。

“你们是俄国人？”我不由得脱口而出。

年轻人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是的，俄国人。”

“我怎么也没料到……在这么荒僻的地方……”我开始说。

“我们也没料到，”他打断了我，“这有什么？这不更好。请允许我自我介绍：我叫哈金，这是我的……”他迟疑了一下，“我的妹妹。可以告诉我您的名字吗？”

我说了自己的名字，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。我了解到，哈金像我一样，为了消遣，正在到处旅游，一星期前来到勒城，就耽搁在这儿了。说实话，我在国外不愿意结识俄国人。我甚至老远就能认出他们：从他们走路的姿势，衣服的式样，而主要的是，他们的脸部表情。扬扬自得的和鄙视的，常常是颐指气使的表情，忽然会换成一种谨慎和胆怯的表情……人突然整个地警觉起来，

眼睛不安地扫来扫去……“我的老天爷！我是不是说了蠢话？他们是不是在嘲笑我？”这个匆忙的眼神似乎在说……转眼之间——脸部表情重又恢复了自大的神态，偶尔又换成一种呆呆的困惑。是的，我回避俄国人，可哈金马上就让我喜欢上了。世上有这种幸福的面孔，谁都愿意看它们，犹如它们在温暖和抚慰着你。哈金有的正是这样一副讨人喜欢的、亲切的面孔，一双大大的柔和的眼睛和一头柔软的卷发。他说话的时候，你即使看不见他的面孔，单凭他说话的声音，就能感觉到他在微笑。

他说是他妹妹的那位姑娘，我第一眼就觉得她很可爱。她那微黑的圆圆的脸庞上有一种自己独特的神韵，一个秀气的小鼻子，几乎是孩子的脸颊，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。她体形优美，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。她长得丝毫也不像他的哥哥。

“您愿意拐到我们那里去吗？”哈金对我说，“我们似乎看够了这些德国人。说实话，要是我们的人，早就把玻璃杯打碎，把凳子摔坏了，但是这些人太文雅了。阿霞，你看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是回家去？”

姑娘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住在城外，”哈金继续说，“在葡萄园一所孤零零的房子里，在很高的地方。我们那里美极了，您来看看。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准备点酸牛奶。现在天快黑了，您最好在月光下再渡莱茵河。”

我们出发了。穿出低矮的城门（城的四周是圆石头砌的古老城墙，连碉堡上的炮眼也还没有完全倒塌），走进田野，沿着石头围墙走了百步左右，就在一扇窄小的篱笆门前停了下来。哈金开了门，领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往上走。阶地的两旁长着葡萄；

太阳刚刚落山，淡淡的红色余晖还照在绿色的藤蔓上、高高的桩子上、铺满大小小石子的干涸的地上，也照在有弯曲的黑色横梁和四扇明亮窗户的小房子的白墙上。这座房子就位于我们爬的这座山的最高处。

“这就是我们的住处！”在我们刚刚走近房子时，哈金赞叹道，“看，房东太太拿来了牛奶。Guten Abend, Madame！^①……我们现在就吃饭；但是首先，”他补充说，“先四周看看……景色怎么样？”

景色的确非常优美。莱茵河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两岸草木葱茏，河水像一条银白色的带子，有一处在夕阳下闪着火红的金光。依傍在岸边的小城展示出它全部的房屋和街道；再远处是一片山丘和田野。下面很美，但上面更好：特别使我惊讶的是天空澄澈悠远，空气晶莹透亮。清新、轻盈的空气缓缓地游动，波浪般地翻滚，似乎在高处它也自由自在。

“您选择了一处非常好的住宅。”我说。

“这是阿霞找到的。”哈金回答说。“喂，阿霞，”他接着说，“你去安排吧。吩咐把所有的东西都端到这儿来。我们要在露天吃晚饭。这里音乐可以听得清楚些。您觉察到没有，”他又对我说，“有的华尔兹舞曲在近处听起来怎么也不行——只是粗俗的、刺耳的声音，而在远处，却美妙得很！它会触动您全部浪漫的心弦。”

阿霞（她本来的名字是安娜，但哈金叫她阿霞，所以请允许我也这样叫她）往房子里走去，很快就和房东太太一起回来了。她们两个人一起端着一个大托盘，上面有一瓦罐牛奶、几个盘子、

① 德语：晚安，太太！

匙子、白糖、野果、面包。我们坐下来，开始吃晚饭。阿霞摘下了草帽，她的黑头发修剪梳理得像男孩子的一样，大大的发卷散落在脖颈上和耳朵上。起初她对我认生，但哈金对她说：

“阿霞，别那样畏畏缩缩，他不会咬人！”

她微微一笑，过了一会儿就自己和我说起话来。我没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。她没有老老实实在地坐过一会儿；她站起来，跑进屋，重又跑回来，轻声地哼着歌，常常笑出声来，而且是一种奇特的方式：似乎她不是笑她听到的事情，而是笑进入她脑子里的各种思想。她的一双大眼睛望得坦率，明亮，勇敢，但有时她的眼皮微微眯起来，那时她的目光突然变得深邃而又温柔。

我们聊了近两个小时。白天早就过去了，而黄昏——起初整个是火红的，而后是明亮和鲜红的，再后是暗淡和朦胧的——也悄悄地融汇在夜色里。可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，安详而温和，就像我们周围的空气一样。哈金吩咐拿一瓶莱茵葡萄酒来，我们不急不忙地把它喝完了。乐曲依然飘到我们这边来，它的声音显得悦耳、柔和多了；城里的灯亮了起来，河面上也有了灯光。阿霞突然垂下了头，卷发落到她眼睛上，她默不作声，叹了口气，然后对我们说，她困了，就到屋里去了。然而，我看到她没有点蜡烛，久久地站在关着的窗前。终于，月亮爬了上来，照在莱茵河上。一切都照亮了，朦胧了，变化了，甚至我们带棱角的玻璃杯里的酒也闪着神秘的光泽。风停了，犹如收起了翅膀，一动不动；从地上吹来一股夜间的芬芳的暖流。

“该走了！”我高声说，“否则，可能摆渡工也找不到了！”

“该走了！”哈金重复说。

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。石子突然从我们身后纷纷滚下来。原

来是阿霞在追赶我们。

“你难道没睡觉？”哥哥问她，但她一句话也没回答，从我身边跑了过去。

大学生在旅馆花园里点燃的最后几个快熄灭的油盏，从下面照亮着树叶，增添了一种节日的、奇异的景象。我们在岸边找到了阿霞。她正在和摆渡工说话。我跳上小船，和我的新朋友告别。哈金答应第二天来看我；我握了握他的手并把手伸给阿霞，但她只是朝我看了看，点了点头。小船离开岸边，驶向急流。摆渡工，一位精力充沛的老人，用力地把桨插入黑暗的水中。

“您走进了月亮光柱，您把它打碎了。”阿霞朝我喊着。

我垂下了眼睛；小船周围，波浪滚动，泛着黑色。

“再见！”又是她的声音。

“明天见。”哈金跟在她后面说。

小船靠岸了。我下了船，回头望去。对岸已看不见人影。月亮光柱又拉得长长的，像在整条河上架起了一座金色的桥。似乎是道别，传来了古老的朗纳^①圆舞曲的声音。哈金是对的：我感觉到，我全部的心弦都和着那些婉转动听的曲调在颤动。我穿过黑压压的田野，慢慢地吸着芳香的空气往家走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整个人沉浸在无对象、无休止期待的甜蜜苦闷之中。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人……但为什么我是幸福的？我什么也不企盼，什么也不想……我是幸福的。

这么多愉悦和快活的感情使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我钻进了被窝，刚要闭上眼睛，突然想起，整个晚上我一次都没有想起我那

^① 朗纳（1801—1843），奥地利作曲家，维也纳圆舞曲的创始人之一。

残酷的美人……“这意味着什么？”我问自己，“难道我又在恋爱？”但是，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以后，我大概马上就睡着了，像婴儿睡在摇篮里。

3

第二天早晨（我已经醒了，但还没有起床），我的窗下有手杖的敲击声和歌声，我立刻猜出这是哈金的声音，他唱到：

你还在睡吗？我要用吉他

把你唤醒……^①

我急忙去给他开门。

“您好，”哈金进门时说，“我早早就来打扰您，但您瞧瞧，多好的早晨。清新，露水，百灵鸟在唱歌……”

他一头亮亮的卷发，敞开着脖颈，绯红的脸颊，本人就像早晨一样的清新。

我穿好衣服，我们走进小花园，坐在小长凳上，吩咐拿咖啡来，然后便开始聊天。哈金告诉我他未来的计划：他拥有相当可观的财产，不依附于任何人，想致力于绘画，只是醒悟得太晚，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，感到遗憾。我也谈了我的一些打算，顺便把我不幸的恋爱的秘密告诉了他。他宽容地听我说完，但据我观察，我没能激起他对我炽热感情的强烈同情。只是出于礼貌，他跟着

① 摘自普希金的诗《我在这儿，伊涅西列亚》（1830年）。

我叹了两三口气。然后，哈金建议我到他那儿去看看他的画稿，我立刻同意了。

我们没有碰见阿霞，据房东太太说，她到“废墟”上去了。离勒城两俄里的地方有一座封建城堡的遗迹。哈金给我打开了他所有的草图。在他的画稿中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，有一种自由奔放的气势，但是一张也没有画完，而且我觉得画得比较潦草，不够准确。我坦率地向他说出了我的意见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他叹着气继续说，“您说得对。这些画画得都很不好，不成熟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没有好好学过，再加上该死的斯拉夫人的放纵在起作用。当你向往工作的时候，你像鹰一样展翅翱翔——大地似乎都能让你移动——可真要做的时候，你立刻变得软弱和疲倦了。”

我开始鼓励他，但他挥了挥手，抱起草图，扔到沙发上去。

“如果有足够的耐心，我也许会有所作为，”他含糊不清地说，“耐心不够，就只能仍然是一个才疏学浅的贵族少爷。我们最好还是去找阿霞吧。”

我们就走了。

4

通往废墟的道路蜿蜒在狭窄的、树木葱茏的山谷斜坡上。谷底有一条小溪在奔腾，哗哗地从石头上流过，似乎急于要同那条在幽暗陡峭的山脊后面静静闪光的大河汇合。哈金让我注意几处侥幸被照亮的地方。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出，他即使不是个写生画家，也肯定是个艺术家。很快就看到了废墟。在光秃秃的山岩顶

上耸立着一座四角形的塔，整个塔是黑色的，还很坚固，但似乎是被纵向的裂痕劈开了。长满苔藓的围墙紧连着塔，某些地方爬着常春藤，弯扭的小树从古老的炮眼和倒塌的拱顶上垂了下来。一条石子小路通往依然完整的大门。我们快要走近大门的时候，忽然在我们前面闪过一个女人的身影，她飞快地跑过一堆碎石，在墙阶上坐下，正好就在深谷上面。

“瞧，这不是阿霞嘛！”哈金叫起来，“这个疯丫头！”

我们走进大门，来到一个不大的院子里，那里一半的地方长着野苹果树和荨麻。在墙阶上坐着的确实是阿霞。她朝我们转过脸，笑了起来，但没有挪地方。哈金用手指着吓唬她，而我大声地指责她不当心。

“算了，”哈金低声对我说，“别招惹她；您不了解她：她说不定还往塔上爬呢！您还不如对这里居民的机灵表示惊奇呢。”

我环顾四周。在小小的木板售货棚里，一个老太婆坐在角落织袜子，并从眼镜后面瞟着我们。她向游人出售啤酒、蜜糖饼干和瑟尔滕斯矿泉水。我们在长凳上坐下，开始喝着倒在沉重的锡杯里的相当凉的啤酒。阿霞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盘着腿，头上围着薄纱巾；她匀称的身姿清晰美丽地呈现在晴朗的天空下，可我没有好感地朝她看了看。还在昨晚我就发觉她身上有一种造作的，不完全自然的东西……“她想使我们惊奇，”我想，“干吗要这样？这是什么小孩子的恶作剧？”她似乎是猜出了我的想法，突然朝我投来了飞快的、意味深长的一瞥，而后又笑了起来，两下就跳下了墙，走到老太婆那里，向她要了一杯水。

“你以为是我想喝水吗？”她对哥哥说，“不是的，那墙上有花，必须得浇浇了。”

哈金一句话也没回答。而她，手里拿着一个玻璃杯，开始沿着废墟攀登，有时停下来，弯着身子，带着可笑的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洒几滴水，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她的动作非常可爱，但我依然对她很恼火，尽管我已不由自主地欣赏起她的轻盈和灵活来。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她故意地大叫一声，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……我就更恼火了。

“她就像小山羊一样地爬来爬去。”老太婆低声含糊地说了一句，把目光从她的袜子上挪开了一会儿。

阿霞终于把一杯水全倒光了，顽皮地一摇一摆回到我们这里。奇怪的冷笑轻轻地扯着她的眉毛、鼻孔和嘴唇；一双黑眼睛半放肆、半快活地眯缝着。

“您以为我的行为不成体统，”她的脸似乎在说，“反正我知道，您在欣赏我。”

“妙，阿霞，妙。”哈金低声说。

她突然似乎害起羞来，垂下了她长长的眼睫毛，端庄地坐到我们身边，像做错了事似的。我这时候才第一次好好地端详了她的面庞。这是一张我所见过的表情最富于变化的脸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张脸完全变得苍白，显出一副聚精会神的，几乎是忧伤的表情；她的面容使我觉得她更大人气，更严肃，更质朴。她完全安静下来了。我们围着废墟转了一圈（阿霞跟在我们后面），欣赏风景。吃午饭的时候快到了。哈金跟老太婆结账时，又要了一杯啤酒，并朝我转过身来，做了个狡猾的鬼脸，喊道：

“祝您的心上人健康！”

“而难道他有——难道您有心上人？”阿霞突然问道。

“可谁没有心上人呢？”哈金反问道。